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

灵光澈照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关于生死、自然、社会的思考与叙述

◎刘勰忠 蒋寅主编 ◎韦凤娟著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灵光澈照

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关于生死、自然、社会的思考与叙述

◎刘扬忠 蒋寅主编 ◎韦凤娟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光澈照：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关于生死、自然、社会的思考与叙述/韦凤娟著. —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12（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刘扬忠，蒋寅主编）

ISBN 978-7-5434-9850-1

I. ①灵… II. ①韦…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1181号

丛 书 名 古典文学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

丛书主编 刘扬忠 蒋 寅

书 名 灵光澈照：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关于生死、自然、社会的思考与叙述

作 者 韦凤娟

策 划 张晨光 王书华

责任编辑 高树海

封面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市联盟路705号，050061）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31.75

字 数 503 千字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34-9850-1

定 价 78.00元

目 录

绪 言/001

第 一 编

志怪：关于生死之谜的奇诡思考

第一章 “鬼话”：关于“死”的叩问及诠释 /007

第一节 一个古老的话题：灵魂观念的追溯 /008

一 鬼神一体：从祖灵崇拜说起 /008

二 气魂与形魄：二元的灵魂观念 /012

三 “强死”者为鬼 /016

四 从“土伯九约”到“泰山治鬼”：本土“地府”观念的形成 /024

第二节 “鬼话”：重返此岸世界的诉求 /035

一 全新的叙事空间：生死两界的交叉叠合 /035

二 未泯的世情：联结生死界的纽带 /038

三 “生”的延伸：有憾人生的补偿 /042

四 “生”的延伸：两种类型的“幽婚” /047

第三节 “鬼话”：关于死后世界的好奇想象 /060

- 一 泰山治鬼：人世的翻版 /061
- 二 泰山治鬼：对于生死问题的独特解读 /073
- 三 地狱：恐怖的幽冥世界 /076
- 四 “转世”：关于生死问题的全新诠释 /085

第二章 “仙话”：永恒人生的追求 /098

第一节 神仙信仰的嬗变 /099

- 一 从灵魂不灭到肉身不坏 /100
- 二 从“神灵”到“神仙” /105
- 三 人人皆可成仙 /112
- 四 士族的神仙理想：地仙 /118

第二节 灵境：现实世界的补偿 /127

- 一 人间仙界：洞天福地 /128
- 二 神仙世界的俗世风采 /135
- 三 不同时间系统的设置：时光永驻的畅想 /140

第三节 关于“天仙配”的文化阐释 /146

- 一 巫山神女“降临”的传承 /146
- 二 天仙美缘 /151
- 三 阿母嫁女的底蕴 /155

第三章 “怪话”：关于生死问题的另类解读 /166

第一节 精怪的“人形化”与巫鬼道语境 /167

- 一 变化观念的嬗变进程 /167
- 二 精怪与鬼魂：“鬼者，老物精也。” /174
- 三 精怪之说与巫鬼道的社会背景 /184

第二节 另类的修炼：狐精故事与神仙道教 /190

- 一 自然狐的“精怪化”及“人形化” /190
- 二 狐精“人化”的新态势 /193

- 三 修炼观念的另类“移植”/200
- 四 “性因素”的凸显：截发、吸精与房中术/204
- 五 人狐合一的九尾狐：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212

第 二 编

山水诗：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体悟

第四章 山水诗的精神源头：思维特性与山水自然观/230

第一节 独特的思维定势：自然→人事/230

- 一 人类童年时期的共识/231
- 二 理性逻辑与感性经验：迥异的思维理路/232
- 三 独特的社会形态与认知自然的基本特征/237

第二节 两种基本的山水自然观及审美取向/240

- 一 “君子比德”：将自然美纳入社会伦理的价值系统/240
- 二 “万物一体”：以“自然”之美来规范“人事”/243

第五章 “山水”话语的初构：自然美意识的递嬗及其文学书写/247

第一节 《诗经》所反映的自然美意识/248

- 一 山川：统治力量的神秘象征/248
- 二 “于以用之”：物质功利考量/250
- 三 “以写我忧”：“娱情”意识的初萌/252
- 四 “比兴”之用：人与自然之间对应关系的表述/254

第二节 楚辞所反映的自然美意识/258

- 一 巫术文化的神奇“保留地”/259
- 二 浪漫的自然意识：“民神杂糅”/260

- 三 屈原自然观中的理性色彩 /263
- 四 “赋”法的运用：人之“情”与自然之“景”一体性的初呈 /266
- 五 屈原的启示：抑亦江山之助乎 /270

第三节 汉赋所反映的山水自然观 /274

- 一 山川：“君权神授”的象征 /275
- 二 大赋中山川景物描写的审美特征 /277
- 三 骚体赋中的自然风物 /280
- 四 汉赋对于山水诗的意义 /283

第四节 山水诗的形成：魏晋士人精神活动的艺术表述 /284

- 一 建安文人的生命体验与山水自然 /285
- 二 竹林风范与山水自然 /291
- 三 山水诗的早期形态：隐逸诗与游仙诗 /295
- 四 纪行山水诗与玄言诗 /302

第六章 “山水”符号意义的凸显与魏晋社会 /309

第一节 山水：自然经济形态催生的一个审美要件 /309

- 一 经济生活中心的转移：江南庄园的兴起 /310
- 二 审美情趣的变化：从都市之繁华转向山林之静寂 /318
- 三 “有如自然”的私家园林 /325
- 四 会稽：山水诗的摇篮 /334

第二节 山水：独特处世模式的一个行为标识 /340

- 一 传统的处世之道：“隐”与“仕”的对立 /340
- 二 朝隐：“隐”与“仕”的合一 /346
- 三 山水之好：朝隐的标志 /357

第三节 山水：理想境界的一个象征符号 /364

- 一 “箕踞”的竹林七贤：“情”与“礼”的冲突 /366

- 二 理想人格的重塑 /373
- 三 山水喻人：理想人格的外化 /380
- 四 山水：“以形媚道”的言、象 /389
- 五 玄言山水诗的意义 /394

第七章 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谢灵运 /397

第一节 谢灵运的家世经历与山水情结 /398

- 一 名士家风：雅好山水 /398
- 二 乌衣郎的失落 /400
- 三 “壮志郁不用”，“泄为山水诗” /401

第二节 谢灵运山水诗的艺术特色 /404

- 一 “抒情缀景，畅达理旨” /404
- 二 章法经营之妙 /408
- 三 画境的营造 /410
- 四 “初发芙蓉” /414

第三编

陶渊明：一个东方文化精神的价值符号

第八章 陶渊明的精神格局与儒道传统 /423

第一节 陶渊明的儒家风范 /425

- 一 人生道路的抉择 /426
- 二 “固穷”之节与“乐在其中” /431
- 三 “吾与点也” /434

第二节 陶渊明的道家风度 /436

- 一 超功利的审美观照态度 /437
- 二 真率自然的美学追求 /439

三 顺应自然的生活观 /442

第九章 陶渊明的文化品格与闲情文化 /445

第一节 闲情文化的哲学建构与陶渊明 /446

一 屈原自沉的哲学意义 /446

二 儒道互补：超越精神困境之途 /450

三 陶渊明的模式：“清”“浊”之外的经营 /451

第二节 闲情文化核心意义的建构与陶渊明 /455

一 “务虚”与“求实” /456

二 “闲情”与“闲人” /460

三 陶渊明的启示：化俗为雅与“点铁成金” /463

第十章 陶渊明的境界：一种文化模式的理想呈现 /471

第一节 从冲突中升华出来的和谐境界 /471

一 “一心处两端” /472

二 “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 /474

三 “穷途而哭”与“忘怀得失” /475

第二节 入世极深而出世甚远的境界 /477

一 “谋道”与“谋食” /478

二 高旷的襟怀与淳厚的情味 /480

三 执着与通达 /482

四 出世而不离世的桃花源 /486

第三节 玄澹高雅的精神境界 /488

一 “琴中趣”与“酒中味” /489

二 “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 /494

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496

魏晋南北朝是中华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期，也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碰撞和交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华夏民族文化精神得到了极其重要的发展。曾经处于独尊地位的儒家思想在汉末长期社会动乱中受到极大挑战，老庄思想却在这种危机四伏的社会条件下以玄学的新姿态空前活跃起来。这时期社会各阶层对宗教的需求十分旺盛，散布在民间的道教迅速整合，在社会上层士人的参与下逐步实现了理论的系统化和教团的组织化，臻于成熟的境界。而西来的佛教则从社会上层走向民间，吸纳中国传统文化因素，趋向本土化。儒道互补的文化体系的形成，道教的哲学提升和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对华夏民族文化精神的建构产生了直接作用。

作为意识形态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不仅创造了一系列彪炳史册的杰出作品，更为可贵的是它们生动地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文化精神，具有十分丰富和深邃的思想内涵。魏晋南北朝文学既是当时华夏民族精神所凝聚、所化育的成果，同时又是华夏民族精神发展的新起点新标识，对后世文化精神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

民族文化精神是一个多层次的完整的庞大体系，如果把它比做一座辉煌壮丽的大厦，那么这座大厦的设计理念、建构模式、建筑元件就是这个民族关于生命、人生、自然、社会的基本思想意识和核心价值观念。这种深层次的基本思想意识和核心价值观念是在民族文化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它根植于民族精神的历史沉淀深层，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主导着后世精神活动的路向，并且不断有所发展。也就是说，它的基本内涵具有超强的历史稳定性，既上承渊源又流播后世。这种深层次的基本思想意识和核心价值观念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它主导的是题材的选择、

主旨的阐述、审美的评价等；而文学作品对文化精神的彰明则是通过形象思维的平台和各种意象元素来呈现的。民族的精神建构对于文学创作的作用是无形的，是通过作家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精神活动进入文学创作过程的，对文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格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文学作品一经作家头脑创造出来，它们也就包含着民族精神的某些元素，其优秀的经典的作品则蕴含着这些深层的核心的价值观念，它们自身也就成为民族文化精神的构件。民族文化精神的建构与文学创作之间有一种互动的关系。

从民族文化精神的建构进程这一视角来审视魏晋南北朝文学，不难发现，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尽管作品丰富，体裁多样，呈现着色彩缤纷、千姿百态的繁荣景象，但对于民族文化精神的建构进程来说，其中最具历史稳定性、最具直接影响力、最具文化精神符号意义的，或者说对这一建构进程贡献最卓著的，当推六朝志怪、陶渊明的诗文和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

六朝志怪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前形态”，其文化意义远大于文学意义。它实质上是华夏民族自上古以来的民间信仰、宗教意识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而成的一种“结晶体”，生动地反映着这一时期华夏民族关于生与死这一终极命题的独特思考，其中所透露的灵魂观念、冥界观念、对生死之谜的解读等等极具民族特点，不仅上承先代且流泽后世（甚或今世），尤其是在后世一些小说戏曲中均不乏这类观念的演述，足见“志怪”关于生与死这一终极命题的思考及诠释介入华夏民族精神建构进程之长久深入。陶渊明以自己的诗文、生活实践及人生境界塑就一种新型文化品格，得到了后世士人的普遍认同，他与屈原成为中国士人之人格典范的两个互补的类型。更重要的是，自唐宋以来陶渊明逐渐被建构成一个独特的文化符号，昭示着一种与载道文化完全不同的文化模式——闲情文化的核心意义及价值追求，代表着一种独具东方色彩的生活艺术和生活智慧。陶渊明所象征的闲情文化与载道文化相辅而成，不仅共同建构了中国文人完整的心灵机制及精神格局，而且闲情文化所表现的个体意识之逍遥超脱境界与载道文化所表现的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化，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精神的大框架。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在诗坛上别开新境，拓展了古典诗歌的题材；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自此“山水”作为一个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人们的审美视野，自此“山水”成为表现华夏民族的精神心理情感的一个独特的艺术载体——而西方迟至18世纪才出现山水诗

画，可证山水诗对于华夏民族精神建构的独特意义。山水诗吟诵山水自然之美，而其中投射出来的其实是华夏民族对大自然的独特感悟，是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独特思考，是华夏民族从宇宙自然的宏观视角对生命形式所作的一种阐释。唐代以降山水诗成为文人寄托怀抱的最佳题材之一，它用优美的意象和深厚的诗情把华夏民族“天人合一”的理想推演到一个魅力无穷的艺术境界。

在人的精神世界里，生与死、人与社会、人与自然，这三者大概是问题的全部了。而六朝志怪、陶渊明的诗文和以谢灵运为代表的山水诗，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华夏民族以文学的方式分别对这些问题所作的集中思考和富于创意的叙述。它们是传统文化在魏晋南北朝特定时代的产物，它们的产生又以文学的方式丰富和发展了传统文化，影响极其深远，为华夏民族精神建构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第一编

志怪：关于生死之谜的奇诡思考

魏晋南北朝志怪内容很庞杂，主要包括鬼魂、神仙、精怪三大类故事。从文学的角度看，它们都为后世小说提供了大量文学元素，有的甚或被提炼成文学母题。后世以超现实为题材的小说，皆肇始于此时期的志怪。如果没有它们，将不会有《西游记》、《聊斋志异》等脍炙人口的名作，小说的园地将黯然失色。

而在民族精神体系内，魏晋南北朝志怪不仅将华夏民族的精神活动表现得奇光异彩、生动活泼，而且为后世的精神生产提供了不少基本元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时期志怪故事中所表达的思想理念——“人死变鬼”、“人可修炼成仙”、“物老成精”，也同样积淀在民族意识深处，是华夏民族在面临“生”与“死”这一终极问题时独特的幻想型思维模式的表现：人死后的鬼魂出入于生死两界，依然与现实人世保持着原有的联系，即意味着个体生命在死后的世界依然延续；人通过修炼，可以无限地延长寿命，成为肉身不坏的神仙，长享今生；非人的自然物也可以因其“老”而成为精灵，就像人长寿不死而成仙一样。显然，不管是“人死变鬼”，还是“人可修炼成仙”，抑或“物老成精”，都反映着华夏民族心理精神的一个显著特征：对现实人生、现实生命的依恋和执着。追求长寿，向往不死，实质上是希求长享今生。华夏民族以追求今生的长久来拒绝死亡的到来。显然，关于生死的上述考量是在中国本土传统的灵魂观念体系内进行的。

怪异奇诡的志怪故事不仅透露着华夏民族关于“生”与“死”这一终极问题的传统的独特的思考，同时也反映了自魏晋以来，在外来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华夏民族传统的灵魂观念、生死观念所发生的微妙而深刻的变化，诸如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观念，使得华夏民族对于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考量更具丰富性。它们成为唐宋以来不少小说的情节元素及思想主旨，通过生动多样的艺术形象影响着民族精神的建构。

本编拟对魏晋南北朝志怪中的鬼魂故事（鬼话）、神仙故事（仙话）、精怪故事（怪话）分别加以讨论，剖析诡异虚幻的故事叙述中所深蕴的生死观念、所表达的生命意识，追溯其所依托的思想文化渊源，及其对后世民族精神建构的影响。

第一章

「鬼话」：

关于「死」的叩问及诠释

007

在魏晋南北朝志怪中，有不少鬼魂故事，被称为“鬼话”。所谓“鬼话”，简言之，即是在宗教幻想中虚构人死后的境遇，实质上就是古代中国人对生死观念所作的独具华夏民族精神特色的阐释。这种独特阐释所依凭的思想理念、信仰心理就是在古代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氛围中形成的灵魂不灭观念。鬼魂故事的叙述，即是以此为语境的。

灵魂不灭信仰根植于人类最原始的本能——对生命的留恋、对死亡的恐惧，隐藏着早期人类对自我生命形式、生命过程的朦胧想象。应当说，灵魂观念、灵魂不灭信仰是世界上很多民族在其童年时期源于共同的心理生理体验而有的共同意识。

但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各民族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不同的建构历程，生存形态、思想传统、思维习惯、风尚习俗等方面的差异凸现出来。在很不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建构在灵魂不灭信仰上的宗教意识、宗教理念乃至宗教体系也会相应地表现着不同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特色。而且在这种民族精神建构过程中，对于灵魂不灭信仰之深层含义的具体阐释，也呈现出很不不同的文化特点。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中，不管是“未知生，焉知死”的儒者，还是倡言“明鬼”的墨家，或是主张“养生”的道家，以及后来追求肉身不坏、长生不死的道教，对于生死、鬼神等问题所持的观点或有不同，但他们的哲学思考都是以现实人生的真实性作为基本出发点。而作为一般思想意识，秦汉人普遍认同的看法是：尽管人死后骨骼归于地而魂气“无不之”，但是对于真实世界的人而言，生命只有一次，弥足珍贵^①。

^① 如《太平经》曰“人人各有一生，不得再生也”。见王明编《太平经合校》卷九十“冤流灾求奇方诀”，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40页。

魏晋志怪中的许多“鬼话”所表述的，正是那些对现实人生满怀眷恋之情的亡灵们重返此岸世界的殷切诉求：人死之后获得“无不之”自由的魂气——鬼魂，在很多情况下并不情愿从现实人生中消失，总是游荡其间，试图继续参与现实生活；也并不视骨肉形骸为“臭皮囊”，而是企图依凭它而获得“复生”（注意：不是“转生”），重新返回现实人生——正是在人死为鬼的宗教幻想中，这些鬼魂故事以一种生动形象而又荒诞不经的方式，浓墨重彩地书写着华夏民族对现实人生、对生死问题的独特诠释。这种诠释直至佛教的宗教意识渗入后才发生明显变化。

第一节 一个古老的话题：灵魂观念的追溯

“鬼话”作为观念形态，是古代中国社会历史的产物，也是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意识发展到一个特定阶段的产物。虽然在先秦典籍中已有涉及鬼魂的记载，但是“鬼”作为一个话题而引起广泛关注，并且作为志怪中新兴的一个题材进入知识阶层的书写领域，则是在魏晋时期。此前的志怪中没有“鬼话”。为了探究为什么历史发展到魏晋，志怪中才出现“鬼话”，我们有必要梳理一下中国古代灵魂观念发展的历史过程及其思想内核。唯其如此，才能比较清晰地了解“鬼话”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底色上书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思想意识积淀层上萌发的。

一 鬼神一体：从祖灵崇拜说起

灵魂观念，在上古初民的原始宗教意识中已经萌生。大概自人类有自我意识始，就开始了破解生死这一终极之谜的不懈努力。为了解释生命全过程，以消解对于死亡的本能恐惧，上古初民从自己的生活经验、生理及心理体验出发，很自然地产生了灵魂观念。他们相信，人是由肉体 and 灵魂构成的，二者可以分离，所以灵魂不会随着肉体的腐烂而消失。现代的考古发现充分证实了原始人的灵魂观念，此不再赘言。

在告别蒙昧、进入文明门槛之后，古代中国人的灵魂观念沿着独特的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文化心理、思维理路发展下去。在先秦典籍中，与灵魂相关的字词主要有四个：鬼，神，魄，魂。字词的含义乃是意识观念的一种凝固